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十七回 祝芳年瓊筵集詞客 評花譜國色冠群香

話說子玉從素蘭處回來，見過高堂，即向書房中來。晚飯畢，一輪月上，輝映花間，和風微來，天雲四皎，遂把湘簾捲起，倚闌而望。忽見小廝進來稟道：「高、史、顏、王諸少爺同來。」子玉正在悵望，今見齊來，不勝之喜，遂請進同坐。子玉即把日間一一過訪不遇事說過。先是王恂開言道：「今日我們都在卓然齋中，交會田湘帆與媚香，又遇見竹君前來。那湘帆果是吾輩，與媚香相處的光景，真令人羨慕。」高品道：「湘帆此時是六根全淨，五蘊皆空，守定了約法三章，不許你胡行亂走，始信人間果然多是懼內的，怪不得庸庵、竹君輩，牢守閨房，不奉將令不敢妄離一步。違了，晚間夾棍利害。」

湘帆還是對著個半雌半雄的人，已經如此，又何怪四畏堂中規矩乎！說得眾人要笑，仲清道：「你也是門內出身，如今隔遠了，就誇口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見卓然與他細君書，如屬員與上司稟帖一樣，有受恩深重，決髓淪肌等語。」眾人大笑，高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這個謊也撒得不像。」眾人又說笑了一陣，高品道：「庚香，後日有一件極好的事，來與你商量。」子玉便問道：「何事？」高品道：「□五日為媚香生日。今日大家商議，並訂前舟與你合成一劑六君子湯，湊一公分，找個寬敞的地方，把那些知名寶貝，都叫將來熱鬧一天，請湘帆與媚香做生日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子玉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但不知在何處聚會？」王恂道：「我家亦可，但無花園子，不如前舟園裡好。我們主人六個，添上湘帆七個，媚香、瑤卿、香畹、佩仙、靜芳、蕊香、瘦香、小梅共是八個，要三席才可坐，釀分之說，不能預定多少，只好辦了再算。」眾人道：「極是。」子玉便呆呆的。仲清笑道：「庸庵你這差使辦得不周到，要討人怪的。」王恂尚未回答，南湘道：「何所見而言？」仲清道：「你不見庸庵點將，把一個極要緊的人遺漏了，豈不要招人怪麼？」南湘算了一算笑道：「果然，果然。」

王恂道：「你們可不是說徐度香麼！我非遺漏，我恐他的事情多。未必能來。」子玉道：「度香應酬雖多，然看其性情光景，我們請他，雖有事也必來的。就是蕭靜宜，也斷不可不請。」大家說：「很好，就添上這兩位是了。那是九個，合上那八個，是□七個，也就很熱鬧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沒有人了？」王恂道：「尚有何人呢？」南湘道：「你好記性，你既大會群花，倒忘了一個花王。既有庚香，沒有玉儂，獨使他一人向隅，是何道理？」

王恂道：「是呀，我真該打，一時竟忘了琴言，是必要他來的。還有那個秦琪官號玉豔的也叫了他來，湊成□個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子玉道：「如今我們商議起來，怎樣邀客。」王恂道：「你作一小札與怡園徐、蕭二公，前舟以及餘人，我們明日自去知會。」於是大家直談至二更方散。子玉送了諸了，獨坐凝思了一回，想道：「後日之會，足成千古，不曉琴言病體能否痊癒？那時瓊林□樹，自然要推杜若為先，不識大夫蕙比我玉儂何如？想起待田君光景，是個有才有智的人，必另有一種深情。人各有長，固不必彼此較量也。」

遂即輕研隄麝，徐揮湘管，寫道：

春光九□，去後難追；知己二三，來成不速。作琴樽之雅集，試花鳥之閒情。總然地乏名山，卻喜庭無凡卉。憐渠蕙質，墮彼梨園；會我竹林，數他花信。群芳論譜，偶同織錦之人；宿慧成心，羞作數錢之技。移溫柔於蕭寺，識風雅於泥塗。慶珠胎碧海之辰，賀玉出藍田之日。傾城名士，應共相憐；紅粉青衫，也堪同揆。點鴛鴦之卅六，紅豆齊拋；備翡翠之千雙，紫雲任請。肅箋申啟，代面丁寧。早發高軒，同光下裡。梅子玉頰白。上度香先生、靜宜逸士閣下。

子玉寫完封好，用上圖章，即付小廝交與門房，明早著人送到怡園，後日請徐、蕭二位老爺，同到劉大少爺宅內飲酒，須要交代明白。小廝答應了，子玉亦即安寢，一夜無話。

到了明日，王恂、史南湘等，就到劉文澤家來講了，文澤甚為高興，說明日就在倚劍眠琴之室佈置。恰好蘭蕙芬芳，又有芍藥、海棠等花開滿。少停。即去知會群花，於明日辰刻畢集。因說道：「明日花林中，恐有幾個不能來。我知道秦琪官害眼，杜琴言亦患病未痊。昨晚我見素蘭，談及庚香在彼處坐了半日，去訪琴言，恰值他師傅請客沒有進去，琴言亦未知庚香去訪池。明日就使他們兩個不來，也有八人，很為熱鬧的了。」

庚香、靜宜想一定來的。」南湘道：「席間行令，新鮮的甚少，太難了又恐座客一時不能，須得雅俗共賞，易知易能的，又要避熟。射覆等令，亦覺無趣。」王恂道：「從前在此對詩的令倒可以。」文澤道：「再行此令，亦覺無味。且到明日見景生情罷。」是日王恂等就在文澤處吃飯，又談了一回方散。文澤又叫人各處訂了，說明日務必早集，盡一日之興，都係便服，不必冠帶。來人回言都說明了。

卻說田春航自與蕙芳訂交之後，足不出戶。蕙芳每日不論早晚。必來一次，或清談或小飲，並時進箴砭之語，所以春航已心滿意足，只有研磨經籍，揮灑詞翰。本來是三冬富足，倚馬萬言，一時名動京師，當道者皆欲羅致門下。無奈春航磊落自負，以干謁為恥，未嘗懷刺一謁要津，寧居蕭寺，玉人作伴，名士同聲。蕙芳又替他結交了許多好友，如徐度香、蕭靜宜、劉文澤、史南湘、顏仲清、王恂等。仲清前與春航不睦，原是激勵春航之意；經高品將其中情節剖明，又說起仲清仍送五□金作澆裹之費，春航自然□分感激敬佩。仲清叫蕙芳為之轉彎，更覺比前相好。惟有子玉，尚未謀面。是日知文澤等為蕙芳做生日，心上雖□分歡喜，又因他二人交好，竟人人共知，翻有些不好意思，意欲不去，又不好卻眾人情面，只好踐諾。

文澤於絕早即在倚劍眠琴室中鋪設起來，因為題目是做生日，略須點綴：中間掛了一幅《群仙高會圖》。一切古玩鋪設，懼極精緻。長廊內，湘簾之外，擺列著□餘盆蕙花，趁著和風微漾，香氣襲人。文澤正在廊前獨立，見前面走進一人，遠遠望見，知是蕙芳華服而來，上了階沿，即恭恭敬敬的行起大禮來。文澤連忙扶起道：「媚香何故如此，應讓我先與你祝壽才是。」蕙芳道：「賤齒之辰，上邀諸貴人眷顧，使蕙芳何以克當。昨日本要到各處辭謝，又恐怪我不受抬舉；且今日大羅天上，眾仙齊集，使芳輩雞犬偕升，雖不得仙，亦可脫俗，故爾謹遵臺命，鞠躬前來。」文澤道：「此亦同人盛舉，瞻仰傾城，為借花獻佛耳。」說話間，陸素蘭、李玉林、金漱芳同到，隨後高、史、顏、王四人偕來，蕙芳一一都謝了。

諸人正在敘談，只見傳帖人引著子玉進來，蕙芳雖不認識，心中卻已猜著，上前叩謝。子玉攙住道：「這可是媚香麼？我庚香聞名久慕，覲面無緣，今幸仰企下風，已覺清芬竟體。」蕙芳連稱不敢，看了子玉儀容，心中暗暗贊賞：「真是天上日星，人間鸞鳳，有一段乎瑜和粹之情，皎皎乎有出群之致。怪不得杜玉儂傾倒如此，與我田郎可謂瑜亮並生矣！」子玉又與陸素蘭等相見，忽聽外面說：「徐老爺同蕭老爺來了。」眾人一齊出廳迎接，只見子雲同了次賢翩翩的，儼似太原公子褫裘而來，後面隨著袁寶珠、王蘭保二人。再後還有八個清俊書童，拿著衣包、銅盆、漱盂等物。

蕙芳搶上幾步行了禮，子雲、次賢兩邊扶起來道：「媚香一向灑脫，今日忽然拘禮，不是倒累了你了。」遂進室內，與諸人相見，群且亦都見畢，敘齒坐下。子雲道：「蒙庚香、前舟及諸兄折柬相招，今日之舉，可為極盛。昨已飽讀庚香珠玉，今日尚覺齒有餘芬。又復當此群花大會，使弟等附驥餐芳，實為快事。」次賢道：「丹山彩鳳，深巷烏衣，裙履風流無過於此。而寒臯野鶴亦可翱翔其間乎？」文澤、王恂等同說道：「度香、靜宜兩先生，名士班頭，騷壇牛耳，弟等無刻不思雅範。今不鄙凡陋，惠然肯來，足以快此生平矣！」南湘道：「朋友之交，隨分投合，以我鄙見，竟不必純作寒暄。」

仲清道：「竹君快人，開口立見，今日之集，皆係至好，正可暢敘幽情，不拘形跡為妙。」只見高品笑道：「今日王母早來，只有南極仙翁，遲遲不到，難道半路上撞著了小行者的筋斗雲，碰傷了小壽星，因此行走不便麼；不然，或是又滑倒在車轍裡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道：「卓然妙語，待壽翁來罰其三大觴。」蕙芳似覺臉紅，寶珠道：「今日的客，尚短幾人？」文澤道：「就止壽翁一人。花部中未到的尚有四人：琴言、琪官都有病，早來辭了，桂保、春喜是必來的。等湘帆一到，就可坐了。」

話言未完，春航已到，大家重新敘禮，群芳亦都見了，未免取笑的取笑，詼諧的詼諧。寶珠與素蘭拉過紅氍毹鋪地，擺了兩張交椅，要請春航、蕙芳並坐受拜。二人如何肯坐，急行收了。此時春航、蕙芳二人真覺口眾我寡，只好聽憑他們取笑；若回答兩句，又惹出許多話來。子玉頗敬春航儀容之灑落，與蕙芳正是冰壺秋月，相映生輝。又復品評諸花，各有佳妙，只不見琴言前來，殊覺怏怏欲動。

文澤即命家人擺起三桌席來，因問道：「今日之坐，還是敘齒，還是推壽翁壽母上坐？」春航、蕙芳同道：「這斷斷不敢，自然敘齒為妙。」眾人也說敘齒罷了。文澤送酒，先定中間一席。論齒是次賢為長，次賢自知不能推遜，只得依了，並坐者為高品，次是仲清；左首一席，子雲為首，次南湘，次子玉；右首一席，田春航為首，次王恂，文澤作陪。是每席三位。

定完後，王桂保、林春喜來了，皆見過了。正席上令漱芳、玉林、春喜伺候；左席上令寶珠、蘭保、素蘭；右席上則蕙芳、桂保二人。分派已定，各人坐了，慢慢的淺斟緩酌起來，正是：

瀛洲詞客，先聚龍門；瑤島群仙，同朝金闕。錦心繡口，九天之珠與紛紛；月貌花膚，四座之冠裳楚楚。不亞風羹麟脯，晉長生之酒，慧證三生；何須仙磬雲璈，歌難老之章，人思借老。玉京子、餐霞子、御風子、驂鸞子，紅塵碧落，今世前生；畫眉人、浣紗人，踏歌人、彩蓮人，彩鳳文鳳，幻形化相。抹煞山林高隱，托梅妻鶴子，便算風流；任憑鐵石心腸，逢眼角眉梢，也成冰釋。猜枚行令，將君心來印儂心。玉液金波，試即口再沾妾口。隨意詼諧遊戲，顛倒雌黃；當筵短調長歌，窮工紀白。多是借名花以寄傲，無民社之攸關。借此行樂無邊，少年有待。正覺西園之雅集，僅有家姬；曲水之流觴，尚無評客也。

這一會觥籌交錯，履舄紛遺，極盡少年雅集之樂，內中有幾個已是玉山半頹，海棠欲睡的光景。席上人人暢，個個情歡。只有子玉念著琴言臥病在牀，知是懨懨神思，藥爐半燼，深閉綠窗，不知怎樣煩悶。又曉得我今日在此熱鬧之場，必思冷靜。此時怎能走到彼處，安慰他幾句，與他滄蒼添香，助起他的精神來。他又不要疑我樂即忘憂，當此群花大會，便就忘了他，那時更覺悶上加悶。偏偏素蘭又在此，不然他還可以過去排解排解。咳！眼前雖則如雲，其奈匪我思存何。此時子玉神色慘淡，只推醉出席，去倚炕而臥，眾人不理會。且酒肴已多，不勝其量，亦各離席散坐。

家人們撤去殘肴，備上香茗鮮果。春喜與桂保到太湖石畔，同坐在芍藥欄邊閒話；玉林、漱芳已醉臥在海棠花下；蘭保在池畔釣魚；寶珠與蕙芳對弈，素蘭觀局，南湘、高品在傍為寶珠指點。蕙芳道：「你們三人下我一個。就贏了也不算稀奇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偏不用人教也贏得你。」文澤道：「今日我們亦算極樂了，可惜花部中少了兩人，那個還不要緊，第一是琴言不來，使使香不能暢意。」子雲道：「可不是！琴言的病頗為古怪，精神疲軟，飲食不思，已經□餘天了，不見好。」次賢道：「我昨日診他的脈，似積勞，兼之感憤憂鬱，昨日痰中竟有血點，非靜養數月不能痊癒。」

子玉在炕上聽得清楚，不免更覺煩悶。仲清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可無文辭翰墨。靜宜先生可繪一圖，並作一序，以記雅集，我輩藉可附驥。」次賢道：「作圖呢，弟當效勞。至於高文典冊，自有群公大手筆在。山人寒瘦之語，不稱金谷繁華，反使名花減色。」眾人道：「太謙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今日起意是因媚香，引得百花齊放，勝唐宮之剪彩。弟意欲仰觀諸兄珠玉，先作一聯句何如？」眾人道：「最好。」春航道：「古體呢，近體？」次賢道：「近體發揮難透，人多恐易平直，不如古體罷。」

於是年齒為先後，仍係次賢為首，次子雲，次高品，次南湘，次文澤，次仲清，次春航，次王恂，次子玉，共是九人。王恂已將子玉叫醒，淨淨臉，素蘭取出一顆醒酒丸給子玉吃了。子玉不好意思，只得勉強扎掙。素蘭見子玉不語不言，似醉非醉，心上猜著是為琴言未來。一因人多不好解慰他，二因提起琴言反恐倒勾他的心事，非惟不能寬解，越增愁悶了，反倒走開，找別人說話。文澤命小廝於每位座前，列一小幾，置放筆硯一副，花箋數張，研好了墨，大家就請次賢起句。次賢道：「把壽字撇開罷。」又說聲「僭了！」提起筆來寫了一句，便念道：「玉樹歌清曉鶯亂。」

大家聽了，各寫出了，注了「靜」字。應是子雲，子雲道：「底下應該各人兩句才是。」略躊躇了一會，也即寫道：「日日春風吹不散。散花天女好新奇。」眾人也寫了，注上「雲」字，齊說道：「接得很妙，第三句一開，使人便有生發了。」應到高品，也不思索，即寫道：「剪彩為花撒天半。花情花貌越精神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好！」一一寫了。

南湘道：「此句要轉韻了。這花到底與真花有別，若竟把他當做花，則西子、太真又是何等花呢？」遂寫道：「惟覺花心尚少真。蛺蝶有雄誰細辨。」眾人道：「絕妙！著此句便分得清界限，不至籠統不分。竹君始終是個妙才。」南湘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認題還認得清楚。」輪到文澤了，文澤道：「此句對了才有關鍵，不然氣散了。這雄蛺蝶倒有些難對。」因細細的凝思，仲清道：「快交卷子，外邊吹打要開門了。」文澤道：「有了。鴛鴦離小總相親。」次賢、子雲道：「這卻對得好，又工又切。」南湘道：「也虧他。」文澤就放下筆，仲清道：「怎麼一句就算了？」提醒了文澤，笑道：「你催得緊，我忘了。」又想一想，寫道：「化工細選無瑕琢。」眾人道：「此句亦出得好，又轉韻了。」仲清接著寫道：「一一雕鏤設眉目。費盡龍宮□斛珠。」輪到春航了，接道：「截來碧海雙枝玉。小玉生嗔碧玉愁。」眾人道：「好！又提得清楚。」底下是王恂，略費思索，寫道：「玉人又恐占千秋。蟬娟疑竊嫦娥藥。」大家正要贊好，高品道：「這句忒罵得惡，難道個個都像月宮裡的兔子？」眾人大笑起來，王恂倒覺不安。眾旦便罵高品道：「惟有他，是生平不肯說好話的，將來罰他作個啞子。」

高品道：「奇了，人家罵你們，我替你們不平，自然也有不像兔子的，你們倒罵我，真是好人難做。」以下要子玉了，子玉心上正想著琴言，覺得無情無緒，眾人亦都明白。子玉雖極意遮飾，終究思緒不佳，不得已，勉強寫道：「顧盼曾回玉女眸。鸞篋親掠雲鬟綠。」春航道：「此係上妝時了，底下倒要細細摹寫呢。」子玉此時想著琴言唱那《驚夢》的神情，所以有「曾回玉女眸」一句。眾人不解其故，不過見其興致不佳，故爾意不在詩，空行了些。該又是次賢，接道：「鏡裡芙蓉睡新足。宛轉歌成白紵詞。」又轉到子雲，接道：「嬌柔解唱紅綃曲。清穎偶觸便魂銷。」高品道：「魂消兮可奈何？」即寫道：「銅雀春深大小喬。花有連枝稱姊妹。」南湘道：「好便好，銅雀句有些打混。」即對道：「玉如合璧定瓊瑤。纖腰扭入靈和柳。」眾人都道：「這姊妹花，瓊瑤玉實在對得好。局勢又振得整齊了。」文澤便接道：「傾國傾城世無偶。軟到人間鐵石腸。」眾人道：「妙、妙！這句要對得工力悉敵才好。」仲清想了一想，又笑了一笑，寫道：「春回世上支離叟。」春航道：「這實在對得奇妙。」再看下句是：「嫣然一笑百媚生。」便接道：「纏頭爭擲黃金輕。鄭櫻桃是真殊豔。」

王恂對道：「馮子都非浪得名。遲遲長晝當初夏。」文澤道：「馮子都如今有個馮子佩，倒像弟兄呢。」子雲道：「馮子佩原不錯，他有一種脾氣，他偏不肯在群花堆裡取樂。」王蘭保冷笑道：「他自然不肯在我們堆裡，他見我們還要生氣呢。」子玉道：「何故？」桂保接口道：「他有他的心腸。」子玉接道：「綺席花筵日易夜。英華美可詠同車。」二輪又到次賢，遂寫道：「元白詩原結蓮社。紅氍毹上豔情多。」子雲接道：「慣唱《丁娘》索歌。葑菲彩無遺下體。」高品道：「妙、妙！這句待我對一句好的。」群旦聽了料定又要取笑他們，便都圍攏來看著高品寫的什麼。

高品帶笑，慢慢的寫將出來，道：「雨雲行得到中阿。」眾人都笑起來，群旦將高品亂啐亂打的一陣。子雲笑道：「這是我不好，鬥出他這一句來。」南湘道：「雖然遊戲，也不好過於刻薄，改一字就救轉來了，將『得』字改做『豈』字罷。」群旦方才依了。高品道：「罷了，眾怒難犯。」又寫道：「天生麗質當珍惜。」南湘道：「強盜看經，屠戶成佛，卓然竟生出好心來，曉得珍惜了，這也難得。」接道：「莫把花枝忽拋擲。願如王獻買桃根。」文澤聯道：「可笑王戎鑽李核。」仲清笑道：「又來煞了，你們心上畢竟有些不乾淨。」又看文澤寫道：「一旦天生好玉郎。」仲清聯道：「忍教天地錯陰陽。只聞雋麗成神女。」眾人道：「此是規諷之辭，倒不是刻薄，世間竟亦不能無此事。但不在我輩中耳。」春航聯道：「莫變雄風當大王。畫堂終日開良宴。」眾人又復笑起來。高品道：「詩言志，解鈴便是繫鈴人。若我做了，又不是了。」此下應是王恂，王恂道：「可以收了，輪到庚香作結罷。」寫道：「扇底窺郎留半面。拾得瑤光一片明。」眾人都齊贊道：「好！應結句了，這一結倒不容易。要結得住通篇才好。」子玉想了一想，寫道：「雪花飛上瓊枝豔。」大眾齊贊結得有力，能使通篇一氣。

次賢重寫了一篇，朗吟數過道：「竟是一氣呵成，不見聯綴痕跡，明日我就畫一幅群花鬥豔圖何如！」眾皆應道：「妙極！我們何不將人花比擬一回，總要從公，不可各存偏見。」於是大家評定：以寶珠為牡丹，蕙芳為芍藥，素蘭為蓮花，玉林為碧桃，漱芳為海棠，蘭保為玫瑰，桂保為芙蓉，春喜小而多才，人人鍾愛為蘭花。八人品題盡合，因又想到琴言、琪官為何花？子雲道：「琴言色藝過佳，而性情過冷，比為梅花最是相稱，且其酷愛梅，不屬庾香將誰屬耶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很是。」高品道：「只怕和靖先生不依，庾香割了他靴革幼子了。」

子玉不覺臉紅。仲清道：「琪官呢？」子雲道：「琪官性情剛烈，相貌極好。似欠旖旎風流。比他為菊花罷。」高品道：「菊花種數不一，有白有黃，或紅或紫，白的還好，其餘似覺老氣橫秋。班官性情雖烈，其溫柔處亦頗耐人憐愛，不如比為杏花。」眾人道：「好個杏花，極妥當。」文澤道：「說起菊花有黃有白，你們可曉得東園裡新來一個妓女，叫白菊花，可知其人麼？」眾人皆說：「不曉。」

高品道：「天下事須瞞不過我。我知此人從廣西跟了一個千總進京，如今千總棄了他出京去了，因此落在門戶中。倒也生得素淨，故有此雅號。但是兩廣人裹足者少，都係六寸膚圓光致致，雙跌著地，行走如風。人倒極風騷的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就是你各處稽察新聞事務的頭銜了。」眾人又笑了。子雲道：「今日一敘之後，盛筵難再。□八日瑤卿移寓，諸同人可以移樽一敘否？」眾人皆道：「斷無不來之理，如有不到者罰他作一東，再敘一天。」寶珠道：「只怕我沒有這臉面，斷乎不能全來的。」春航道：「為什麼不來？況且你是個花王，這些群花是要來朝賀的。就是我們看花人，賞到國色天香沒有不踴躍從事。」南湘道：「你交給我，如有一人不到，罰我作東一天，兩人不到，罰我作東兩天。」寶珠道：「真麼？明日酒醒了，不要又想不起了。」獨子玉默然不語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已至明月正中，紅燈欲燼，三更多了。

次賢道：「夜已深了，我們可以散罷。」於是大家各起，寶珠又訂□八日之期，皆應允了，風雨不阻，遂各登輿四散。明日蕙芳踵門叩謝，惟有子玉病了，不曾進去。

到了□八日，果然諸名士並那些名旦都到寶珠新寓來，從午刻起直至子刻止。是日專以行令猜枚，清歌檀板，亦極歡而散。內中子玉因病不到。添了張仲雨，熱鬧場中最高趨奉的。

花譜中添了琪官，惟琴言尚未痊癒。高品、文澤因南湘說過，「一客不來罰我做東一日。」子玉是日不到，罰了南湘一天，南湘甚為樂從。即在他家裡又敘了一日。惟有子玉、琴言皆未痊癒。正是：數點梅花嬌欲墜，月輪又下竹橋西。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